

郭會長、李副會長還有各位臺灣的前輩大家好，拍謝挖河洛話共嘎卡賣，所以挖都今李都北京話來共(台語)，那當初李副會長跟我聯絡的時候，我其有一點惶恐，因為我也不曉得說今天可以來跟大家報告什麼，那不過他說因為希望能夠有雙向交流的時間留比較多，那大概引言有二十分鐘就好，那我聽到這樣子有機會來跟臺灣這邊的各位前輩，能夠對大家關心的問題來交換一下意見，我覺得是一個很機會，所以我就很高興的答應了。

那其實今天會挑這個題目，一方面也是當初跟李副會長在聯絡的時候，我有請教李副會長說，可能會參加這場聚會臺灣的鄉親，大家會比較關心什麼樣的問題，那李副會長跟我講說，他覺得可能現在臺灣年輕的這一輩，雖然我自己可能也不算年輕的這一輩，因為馬上就要40歲了(全場笑)，我現在在講年輕的這一輩可能都是20幾歲的學生，或是剛畢業的人，對於臺灣人到底是什麼，我們是什麼國家的人，在身份的認同上面出現了討論。

那事實上我聽到李副會長這樣講以後，我就馬上決定用今天這個標題當作立旨，那我不是學歷史出身的，我恐怕也沒有能力帶各位去做歷史上面的...之旅，因為從歷史上面的角度來看，有關於台灣人還是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問題，我相信在場的各位先進所知道的、所學的可能都遠遠勝於我，我有很多要跟各位學習的。但是我之所以會挑這個題目是因為，最近這幾年來在臺灣發生的現象，以及它所引起的一些問題，臺灣跟中國兩者之間的互動以及臺灣的未來跟前途，事實上，跟這些問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我想我就直接從最近，今天引言的開始，從最近新聞報導上面，可能大家在網路的媒體上面，如果是用華語寫的網路的媒體上面，都會看到說，2月27號的時候，這個時候中國的國務院他們的發言人針對國民黨的榮譽主席連戰他跑到北京去，去跟中國的領導人胡先生碰面，那這樣子的見面顯然是政治的意涵非常非常的高，雖然連戰先生在臺灣並沒有任何的公職，但是他在中國國民黨的影響力以及可能受到連戰先生影響的人，在中國國民黨現在執政黨裡面，是相當有影響力的人，可能在媒體上面，大家比較關注的是連胡會以後的十六字箴言，那連胡會以後的十六字箴言馬上也遭到了現在臺灣政府，執政黨國民黨馬英九先生跟他的團隊在第一時間出來反駁說，他並沒有授權連先生去講那十六字箴言裡面的內涵，那當然後來從國民黨黨內的權力鬥爭的角度上面來講，可能馬英九的執政團隊跟連先生他所屬的政治勢力的系統，在媒體上面有一些交戰。

但是我個人看這個報導的時候，我所關注的其實並不是在國民黨內他們黨內的茶壺風暴，或者是說在黨內對於中國似乎在爭取主導權的時候，連戰先生跟馬英九總統他們兩個之間所出現矛盾。不過這樣關注的是說，在那一天早上10點鐘的時候，從連胡會完，得到的五點共識，其中的兩點共識，第一個是：雙方就一中的框架，形成了更多的共識跟更清晰的認知，那連主席表示，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實施一個中國原則，那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形成了一中架構下的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那九二共識由此而來。

那看完了這段文字，其實我相信關心臺灣前途的人，都會理解說，為什麼在過去這幾年當中，綠營的朋友對於所謂的九二共識，在歷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對於為什麼一中框架這麼的反感，從這些政治上面談話的表述，希望把臺灣框入所謂一中框架的架構當中，嘎哩摳掉欸(台語)，以後你就不要想要走，能夠有非常清楚的體認。

那第五點共識呢是：臺灣跟大陸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那其實我看到命運共同體這五個字的時候，其實我心裡跳了一下，因為他們那邊所發出的新聞稿事實上在我的觀點來看，主要的觀眾並不是中國人，他主要的觀眾是臺灣人，他是說給臺灣人聽的，因此他在語彙的修辭上面已經開始去使用臺灣人比較接受，比較熟悉的語彙，因為在臺灣開始講命運共同體這樣子的概念，事實上是臺灣的本土意識正在發展、正在茁壯、正在鞏固的時候，我們會去使用這樣的概念。

那當然想遠一點可能，我們可以花好幾個小時去討論說，臺灣跟中國變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到底是一個plus還是一個minus，就是我們先不討論我們自己本身意願的問題，就純粹的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角度來去分析，跟他們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是好事嗎？

當然我們也可以去討論說，連先生他有什麼樣的地位、有什麼樣的權限、有什麼樣的資格代表臺灣人跑去中國跟中國人說我們決定臺灣要跟中國成為命運共同體？那不過重點是在...當中，所傳遞出來的訊息是，開始試圖的用，用歷史、用文化、用血緣的框架去建構臺灣跟中國彼此之間的關係，兩岸同胞血脈的紐帶不容切割破壞，那基本上他所傳遞出來的政治意涵都是一樣。

但是如果對於連戰先生他從政的歷史，跟他個人發展的軌跡，有一些基本認識的臺灣人對於他會說出這樣的話，即使再不高興，你也不會太驚訝，對我來講，我一點都不驚訝，他去北京跟人家達成了這樣子的共識，我完全不驚訝。

我真的比較驚訝的是什麼呢？同一天早上，同一個時間，Exactly同一個時間，那場國務院的記者會是台北的時間早上十點，在臺灣的立法院所進行的這場記者會，也是早上十點，臺灣有一群學者，他們組成所謂臺灣競爭力論壇，那大概比較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台大政治系的副教授彭先生跟艾普羅民意調查公司，那什麼是艾普羅民意調查公司呢？艾普羅民意調查公司事實上就是以前中國時報他們的民意調查中心所獨立出來的公司，那在我的眼裡，講的直接一點，他就是所謂旺中集團的一份子，那這個以台大政治系當作基地的學者團體跟這個旺中傳媒集團旗下的民意調查公司，在立法院公布了同一份民調，它說：臺灣有90%的人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那自己不是中華民族的只有6%，你從民族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或許看了心裡會覺得很不是滋味，那但是從數字上面來講，你如果真的從民族的觀點來看的話，這個數字還不是真正讓你覺得離譜的地方，真正讓你離譜的地方是下面這個調查，它說：在臺灣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有61%，否定的有35%。

在媒體上面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對我來講，我是沒有辦法接受，我也嚇壞了，在臺灣有61%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說從法理跟現實上的考慮，堅持自己是臺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只有26%，那他在形塑的就是，所謂傳統上面深綠堅定的獨派立場的比例，大概就是這個數字。

那他為什麼要去做這個調查？他做這個調查出來，在同一個時間，跟北京那邊的國務院所開的記者會，在基調上面完全唱和，講的內容、基本的方向、想要形塑出來的價值跟臺灣人的態度，一個可以是說在這個共識下面凝聚的內容，另外一個是你們臺灣人自己本身所呈現出來的態度也就是這個樣子。

在這個公開的記者會上，因為我人不在現場，但是我看幾家媒體的轉載，臺灣競爭力論壇他想要傳遞的訊息是說，我是臺灣人已經漸漸不需要做為調查的項目，他想要...他試圖講的是說，那反正你在臺灣就是臺灣人，所以你是不是臺灣人這件事情不太重要，以後不再需要做調查，會讓我覺得很可笑的是說，那如果我在臺灣是不是臺灣人這件事情，在身份上identity的自我認同不需要被調查的話，去調查說你自己認為你自己是不是中國人，為什麼有調查的必要？進行這個

調查的目的在哪裡？他開了記者會，所傳遞出來的訊息是什麼？他所要傳遞出來的訊息說，他說臺灣人有53%認為大陸所提出來的一個中國，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在講的一個中國指的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全場笑)，那我必須要老實講，看到這樣的數字，如果不是受訪者他的腦袋有問題，大概就是這個調查的方法根本有嚴重的瑕疵，那當然因為沒有實際的參與這個調查的設計，我不太方便直接說他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問題，或有怎麼樣的瑕疵，但是我可以很負責的講說，這件事情跟我個人的常識以及我相信在臺灣絕大多數臺灣人的常識都是相違背的。

你贊不贊成一個中國，你覺得所謂的一個中國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那都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每一個人可能有每一個人不同的角度，但是你如果說，問我們說，當中國大陸或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講一個中國的時候，他講的是哪一個中國，有過半數的臺灣人會認為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這樣的結果我就完全沒辦法接受。

那因此呢，他告訴所有的在場的新聞媒體說：啊臺灣民眾絕對是臺灣人，所以任何人跟政黨就不要再去做操弄臺灣人跟愛臺灣的分裂性言辭，就是我們是臺灣人這件事情不需要再調查，也不需要再強調，當然知道他們的想法是，需要被調查、需要被強調的是，有多少在臺灣的臺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者是所謂的中華民族的人。

「依此在這個國族認同上面尋求全民的共識，那有助於贏取兩岸和平的紅利，那這個民調要給兩岸的政府參考，要建立更寬廣、更務實、更彈性的兩岸政策，強化兩岸文化與血緣的連結。」在北京、在台北，同一個時間，內容雖然不一樣，方向完全一致的兩個公開的活動，我其實看完這兩則新聞的時候，我心裡面的第一個感想是，他們其實很有默契，很有默契的在共同做一些事情，當然我說他們很有默契，並不是指控說他們彼此之間有連絡，或者是已經配合好，這個默契可能是一個無形上的默契，但是所呈現出來的氛圍就是這個樣子。

好，這個是可能從政治上面的角度會讓很多人覺得懷疑、好奇的一個調查，臺灣人或者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面共同生活的人，真的是這樣想的嗎？這個是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臺灣人的國族意識的調查，從1992年一直到2012年整個調查分布的曲線，那這個調查他在問臺灣人說，欸，你覺得你是臺灣人還是中國人？還是你覺得你既是臺灣人又是中國人，從臺灣民眾，受訪的臺灣民眾所

呈現出來的結果，在整個趨勢上，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說，藍色的這一條線是認為自己是臺灣人；都是的，是紅色的這條線；那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是綠色的這一條線，那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如果從1992年到2012年，大家可以看得出來說，他清楚的整個趨勢是一直往下降，降到2008年之後，平均佔4%的水準，跟剛剛那個調查說，有60幾%的人這樣子認為，差距是非常非常大。

那真的值得關注的呢是，我是臺灣人這樣子的比例，從1990年代臺灣在進行所謂的民主轉型，在邁向民主化的過程當中，臺灣人的本土意識事實上是不斷地在向上提升，從17%、20%、30幾%到40幾%，到2008年民進黨執政為止，民進黨執政為止，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例大概在43%。

那真正有趣的現象是什麼呢？真正有趣的現象是說，在2008年之後即使由國民黨他們重新的拿回了政權，那在國民黨的政策下面，希望能夠使得臺灣跟中國有更緊密的往來，甚至簽署了所謂的ECFA，但是或許大家會比較意外是，他所產生的效應並沒有讓臺灣人本土意識的增長有任何的消解，它反而在增加，從43%到2012年54%，那當然我相信從馬英九政府的角度來講，他應該不太至於會到希望在這件事情上面take credit，說因為我的努力，所以臺灣人的本土意識，你看，比阿扁執政的結束還要高，高了十幾個%，我很愛臺灣，我促使臺灣人本土意識的增長，他應該不太會有這樣子意思出來。或許對於他來講，他心裡面在想跟客觀上面所反應出來的數據是不太相同的方向。

那當都是臺灣人，我是臺灣人這個比例增加的時候，相對減少的，事實上是「都是」的比例，就是我既認為我是臺灣人也認為我是中國人，大概從40幾%降到30幾%，那相對10個%的落差從這個地方開始，那這四年當中，出現了什麼事情？如果不是馬政府的政策，是什麼樣的事情讓這裡做了轉變？那當然對於獨派的朋友來講，一直很持續在進行臺灣獨立運動的努力，從來沒有間斷過，那這個從來沒有間斷的努力，你說在這四年當中突然開花結果，出現這麼大的增長，可能也不是真正的原因。

看完了這個，我們再來看下一張表，這個比較，這張表比較複雜，就是你支持獨立，還是支持要跟中國統一，它有六分法，那儘快統一、偏向統一、維持現狀再決定、永遠維持現狀、偏向獨立、儘快獨立，這個圖會看起來比較不清楚，如果等下有討論的時候，大家有興趣，我們可以看這比較細的圖，這個是我們比較簡單的把……

(觀眾：這個是誰做的調查？)

一樣是政大，政治大學的選舉研究中心，那當然可能，政大的選舉研究中心他們事實上是長期的在做臺灣各方面這樣子的調查，那那個機構他本身在民調上面的專業的程度，對於我個人而言，作為一個學者，我是可以信任，就是你可能，他在操作上面有一些瑕疵，你不是很滿意，未來還有改進的空間，這個都是可以討論，但是以公信度來講的話，我相信這個調查的結果遠遠高於剛剛我講的那個，那個叫什麼...艾普羅民調公司。

(觀眾：那個sample有多大？)

你說政大的sample嗎？政大的sample大概都四千份。

(觀眾：四千份。)

對。

(觀眾：誰出錢給他來做調查？)

以政大來講的話，它是一個國立大學，所以它除了自己中心的經費以外，它可能有其他政府機構的來源，那我不太能夠去identify說是哪個部會給的，但是我可以滿有信心的講，都是從納稅人的錢來(全場笑)。那這個因為是納稅人的錢，所以這些information本來就應該要公開，讓大家都可以知道。

大家看如果把它比較簡單的，就是不管是偏向獨立還是儘快獨立的把它看成是偏獨的，那儘快統一、偏向統一的把它看成是偏統的，那先維持現狀未來再講跟永遠維持現狀把它看成同一個group，那三分法可以看得出來說，從支持獨立的力量，從1994年的10%到2012年20幾%，那事實上是有增長，但是增長的幅度並沒有很大，或者是相對的來講，跟剛剛自己在整個國族認同上面，認為我是臺灣人這個identity的認同，增長的比例相較比起來，這個增長的比例是小；那支持統一的當然是一路往下滑，那即使即使當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以後到2012年，到目前為止，不管在政策上面如何要跟中國靠攏，在ECFA下面簽署了多少協議，支持統一的比例並沒有增加，那真正有比較顯著增加的是，就維持現

狀，所以有很多報紙上面講說，絕大多數的臺灣人支持維持現狀，基本上它是在反應這樣的一個現實。

那當然對於剛剛那些調查的結果，大家對於臺灣中國在政治面上面、經濟面上面，甚至文化面上面，有不一樣的觀察，當然會有不一樣的結果。那我自己看完了這個東西，跟我自己過去這幾年，從包括在學生時代參與學生運動、參與社會運動到念完書回去臺灣任教，那一方面除了在大學、在中研院擔任教育跟研究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也參與臺灣的社會運動，參與社會實踐的工作，我自己的觀察跟想法是，過去二十年除了臺灣已經建構出來的民主的成就、民主的成績以外，我覺得一個非常大的進展是，臺灣主體意識的鞏固，那當然對於這樣一個臺灣主體意識的鞏固對於...如果說在馬上就要獨立跟馬上就要統一這個政治光譜上面來看的話，對於希望馬上就獨立這個光譜的人來講，會覺得感受還不夠快、還不夠強烈，支持獨立的人還不夠多。

但是你如果說從自己在身份上面的認同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的話，那個進展是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快，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會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貢獻，那他們也應該要得到credit，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甚至更早以前，從黨外運動或者是海外的獨立運動開始，都是這一些成果累積起來一點一點的基礎，那甚至到目前為止有很多人可能對於陳水扁總統在執政的時候，即使有再多的不滿跟批評，對於他在這件事情上面的努力跟成就，你也沒有辦法去否定，也沒有辦法去抹煞。

但是比較重要的事情是，那現在呢？未來呢？大家會比較擔心的是，在政治上面，臺灣什麼時候要被中國統一，或者是什麼時候要被中國併吞，中國他們在面對這件問題的思考的時候，我自己的觀察是，雖然在官方他有一套官方的發言系統，有一套官方的原則跟定調，但是他在著手進行這個，在著手進行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切入的角度，我會覺得在文化面上面的攻防，事實上是大於在政治面上面的攻防。在文化面上面的攻防，看起來在整個訴求上面，他會讓你，或者是對於一般人，對於政治比較反感或是比較冷感的人，漸興或許不會那麼強，反抗的程度不會那麼的大，當我在講文化面上面的攻防的時候，未必是著眼於傳統的所謂的歷史文化，雖然那也包括在其中一個部分。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根本價值的攻防，所謂根本價值的攻防是說，對於臺灣的人來講，過去這幾年，或者是過去這幾十年，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們爭取

到了自由，那當然臺灣自由的程度，在各個層面上面，從一些國際機構的評比來講，老實說，在世界上的國家當中，雖然排不上一二名，但是絕對算名列前茅，我們要討論的，在臺灣來講，在討論的是自由的價值，但是對岸在文化上面的攻防，他要跟你溝通的、他要跟你交流的、他要跟你建立的，他希望談別的價值，譬如說儒家的思想 儒家的文化，那個對話軸線的爭奪，在搶奪那個對話的軸線，在討論、在爭奪那個議題上面，agenda setting的時候，他可以透過非常多的方式去設定那個議題，譬如說我有錢，我丟五千萬下來，就設立一個儒家文化的研究基金會，支持學者做這樣的研究，讓開始整個對話的主軸變成這個。

我們在談民主的時候，中國希望談的是法治，他們在過去這幾十年，一二十年經濟上面的發展，有一套重要的事情是說，rule of law，這套規則的建立對於他們吸引西方的資本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要有一個遊戲規則，資本在進出的時候，能夠有一個基本的保障。當然或許很多台商在那邊被坑殺，有很多外資的企業也是一樣，當地的保護色彩一樣濃厚，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情，但是你會發現說，當他們跟臺灣在對話的時候，他們對於法治的側重，而且是強調，以有東方特色，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符合中國人、東方人需要的法治秩序去修改，而不是一味的去追隨西方的法治文化，在這個主軸上面的建立，下的根是非常非常的深，整個資源、整個agenda setting都朝向這個主軸。

當臺灣的自由民主，可能沒有經過那段奮鬥、抗爭、流血、犧牲的過程，年輕的一代，對我來講，老實說，我感到的只有末期，就是在1990年代之後，在學生運動的那段時間當中，在街頭上面參與一些臺灣政治社會改革的活動，看到了鎮暴警察，那更早之前，政治上面的打壓、屠殺，對我來講是有一段很遙遠的距離，但是比我更年輕的這一輩，或許是二十幾歲到三十歲，這代的年輕人，在這個主軸上面，過去爭取的那段歷史他們是沒有參與的，當然他們沒有參與，我們從比較嚴格的角度上面來看，我們會去質疑他們說，你沒有好好的去認清這段歷史，你沒有好好的去反省說，你今天可以在臺灣活得這麼自由自在、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都是前人幫你努力打拼下來。

但是你如果從比較寬容的角度上面去看這個問題的話，它現實上面就是沒有發生在他的生命經驗當中，對於沒有發生在他的生命經驗當中的事情，你透過書本去吸收那個知識，倒好像隔靴搔癢一樣，真正摸不到，沒有辦法觸動他對這件事情的認識、對這件事情的信仰跟對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的認識。



那因此在整個文化面上面的交流，如果一直是從這個主軸，從中國希望他們所設定的主軸，我們談經濟發展，就不用談正義，有錢才有尊嚴，先有飯吃，其他都不要講，那對於年輕的這代人來講，也不能說沒有吸引力，當他們畢業的時候，進入社會的entry level的薪水那麼的低，沒有靠父母很難生活得下去的時候，你去討論這條線上面的問題，對於他來講，是有吸引力。

討論秩序，不討論人權，那這個是我個人在觀察臺灣在跟中國在對話的過程當中，所謂臺灣，事實上也是臺灣對於這些價值有多重要，想要極力捍衛的人希望一直堅持的主軸。

那左邊那些價值是中國他們希望在跟你對話的時候，除了政治上面，就是上面一個中國、一中框架那些老調重彈，你在彈一百遍，你也吸引不到更多的人。用其他的方式跟你談這些價值的攻防。這個政治上面的，這些文化上面的攻防對於現實的臺灣人，它的影響雖然比較間接，但是我個人的觀察是比較真實，所謂比較真實指的是說，從2008年到2012年，你如果仔細的觀察在臺灣社會上面所發生的現象，臺灣本土意識的價值恐怕不是民進黨在政治上面希望追求的那條軸線所開展出來的，2008年到2012年，民進黨是，對於民進黨的朋友來講是重振旗鼓，從谷底希望再站起來站穩的腳步。

那當然在，在蔡英文前主席的領導下面，民進黨也做得很好，從2008年在谷底，到2012年的選舉可以直接硬拼，差距並不是很大，那當然中間整個競選的過程，就是競選過程是不是公平，遊戲的規則有沒有更改，那在中間一些國家公權力不當介入競選的過程當中的種種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裡，整個評價起來已經站起來。

但是我關心的其實不是民進黨有沒有站起來，或者我應該說，更關心的，比民進黨有沒有站起來更關心的事情是，臺灣人對於在這塊土地上面一些根本價值的尊重跟堅持有沒有增長，如果從這個角度上面來看的話，我會得到非常正面的答案，有增長，而且不斷地在強化當中，它之所以增長，之所以強化是因為在2008年的時候，整個臺灣社會在馬政府整個在政策面，在政治的政策面上面的急度轉彎，讓很多包括沒有經歷之前臺灣民主政治轉型的年輕人經歷到了、看到了一些他們沒有辦法相信的可怕的現象，包括為了要去迎接中國C咖的政治人物，台北城幾乎大規模的，好像在戒嚴一樣，整個路段全部封起來，那鎮暴警察在台北的街頭上面瘋狂的揮動他們的棍棒，學生婦女一樣沒有手下留情。

在那段時間當中，臺灣興起一個重要的學生運動，野草莓運動，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在自由廣場前面，那個運動的規模，你看起來似乎沒有很大，因為一群老師，我們在自由廣場前面都有輪流跟那些學生在一起，你看整個廣場前面好像一兩百個人、三四百個人，感覺沒有非常的多，跟以前我們在拼總統直選大遊行的時候，在台北車站，整個圍起來(台語)，那個鎮暴車要開水槍，那個場面差太多了，但是它所發揮的影響力並不是你在現場上面去數人頭看到那些人，而是那群年輕人他們透過網路的傳播，把在那邊希望捍衛的價值、發生的事情傳遞到了很多的學生，他們可能在宿舍裡面、在家裡面電腦的終端機前，他們收到了這樣的訊息、看到了這樣的畫面，他們知道說，他們習慣的生活方式，自由跟民主在被威脅，因此反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因為一個...先不要去講說這個國家叫什麼名字，一個成熟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民主體制，它最充分的表現就是，當它受到威脅的時候，它重要的價值受到威脅的時候，這個組織體本身如何產生反對、反抗的力量，能夠反應出來，在這件事情上面看到了。

接下來這幾年，當民進黨在重整的時候，臺灣的社會力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累積，而且發揮積極的作用，包括了農地徵收的農民運動，包括了國光石化的環保運動，甚至從去年開始，到目前為止都還在進行當中的反旺中集團、反媒體壟斷的運動，到現在為止都還在持續。那你看到好的現象是，這一波又一波的運動，當政黨的色彩越來越淡，而公民的色彩越來越濃厚，公民的自主性參與投入的程度越來越高的時候，代表了這個社會它民主成熟的程度正在不斷的累積、不斷的昇華，透過實際的事情，讓這些價值的重要性被生活在這個島上的居民所真正的感受。這個是我個人對於為什麼說在過去這幾年，即使在馬政府非常傾中的政策下面，結果出現的結果是，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例還不斷地在攀升，相對而言，認為自己既是臺灣人又是中國人的比例卻不斷地在下滑，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過去這幾年的經驗對於我個人的啟示是說，臺灣當然不用擔心也不必害怕跟中國交流，我們要有信心，因為當跟他們交流得越頻繁的時候，兩邊的人生活的方式、信仰的價值差異在哪裡……

(影片結束)